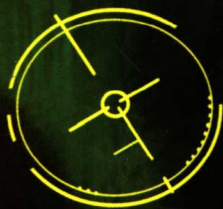


抗战狙击手

2006年第一网络原创军事小说

独孤手 著



团结出版社



抗战狙击手

2006年第一网络原创军事小说

独孤手 著

团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抗战狙击手/独孤手著. —北京: 团结出版社, 2005. 12

ISBN 7 - 80130 - 996 - 0

I. 抗… II. 独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50713 号

出 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 100006)

电 话: (010)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 (发行部)

(010) 65228880 65244790 (总编室)

(010) 65244792 65126372 (编辑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tjpress.com>

Email: 123456@tjpress.com

65228880@tjpress.com (投稿) 65133603@tjpress.com (购书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頤园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鑫艺佳装订有限公司

开 本: 1/16

印 张: 17

字 数: 200 千字

版 次: 2006 年 1 月 第一版

印 次: 2006 年 1 月 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 - 80130 - 996 - 0/I · 81

定 价: 25.00 元 (平)

(如有印装差错, 请与本社联系)

内容简介

本书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背景，以“战壕真实”的写实手法，从一个普通抗战士兵的视角，再现了伟大抗日战争的惨烈与悲壮。

小说主人公萧剑扬，原本是东北猎人之后，自幼与猎枪为伴，练得一手精准的枪法。

“9·18”事变之后，他跟随父亲参加了抗日义勇军。义勇军失败之后，他流落进关内，参加了抗日部队。

在淞沪会战中，为了给惨死的连长复仇，他一个人潜入敌后，凭借22发子弹，连续狙杀17名日本官兵，然后全身而退。

淞沪会战结束，萧剑扬随部队参加了惨烈的南京保卫战。

在南京的长江岸边，萧剑扬目睹了日军屠杀中国民众的场景，被日本人的暴行极大地激怒了。他背上心爱的步枪，毅然返回南京城，决心用自己的子弹，为惨死的同胞复仇……

策 划：古 晶
责任编辑：张 鲁
特约编辑：鲁 稚
责任印制：高 莹莹
封面插图：翁 子杨
封面设计：翁 玲
内文插图：老 春

作者简介：

独孤手，男，生于70年代初。

曾考入上海交通大学，大学三年级因病退学。病愈后进入社会谋生，从事市场营销、市场分析行业。

现为自由撰稿人。

提起68年前的今天，人们往往想到的是那座尸山血海的石头城，想到的是那数十万惨遭屠戮的中国生灵。

其实，在当年的南京，无论是在城外的淳化镇、雨花台，还是在城头的中华门、水西门，甚至在城内的中山大道，中国的战士们都曾进行了坚决而惨烈的抵抗，并给入侵者以沉重的杀伤。

时间流逝了68年，人们记住的往往是被屠杀者们如山的白骨和凄楚的悲鸣。

但战士们抵抗的鲜血和不屈的呐喊，我觉得更不应忘怀。

一个只知道舔舐伤口、对影垂泪的民族，是没有出息的民族。

尊严，并不能靠哭诉与哀怜而得到。

面对不义和残暴，选择只应有一种——
战斗！

——独孤手

www.readers.com.cn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

写在前面的话

65年前的这个夜晚，一颗子弹划过华北平原的一个小城，点燃了蔓延八年的血火。

60年前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，我的外祖父被日本兵从天津汉沽的家中抓走。他当时是天津郊外汉沽火车站的铁路职员，而真实的身份是抗日组织的地下联络员。几天前他救护了两名负伤的抗日战士，一个汉奸告发了他。

几年后望眼欲穿的一家人才得知了外祖父最后的下落：他在被关押的东北某矿山组织了越狱。越狱成功了，他却倒在了返回关内的风雪路上。

很久以来就想写一部关于抗战的小说，写写那些普通的人们，他们在那血火的八年中流尽了自己所有的鲜血，但并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。

我一直在为之准备，为之思考，但迟迟没有动笔，因为怕自己无法写出那些惨烈而庄严的身影和大地。

今天晚上，当看了中央电视台的《实话实说》，我觉得我应该动笔了，就在这个并不寻常的夜晚。

有一种无法遏制的东西在我胸中涌动，它逼迫我走向键盘，投入这场有进无退的战斗。

为了那些朴素而伟大的人们，为了那些无名而炽热的鲜血，为了那些不应忘却的纪念。

请原谅我的莽撞，朋友！

独孤手

2002年7月7日夜

目录

第一章 初战淞沪 1



第二章 南京外围 59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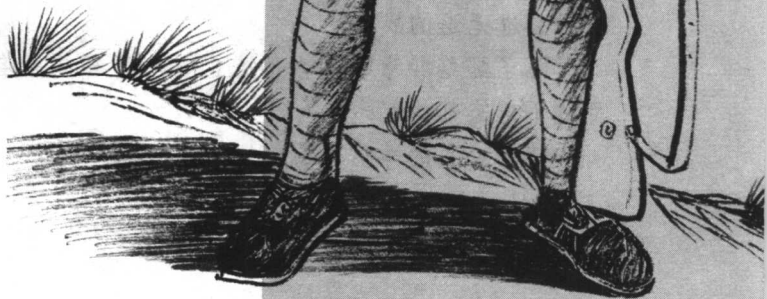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章 烈骨秦淮 117



第四章 中华门 161



第五章 以血洗血 215



狙击手 萧剑扬

第一章 初战淞沪



1937年7月7日。这是一个平常的黄昏。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等兵萧剑扬坐在营房前的一小块草坪上，仔仔细细地擦拭着他那把中正式步枪。

萧剑扬的部队驻扎在陕西省南郑县城外。这是一支将在今后八年的硝烟中留下英名的部队——国民革命军陆军第51师。

● 51师——抗日战争中有代表性的部队，为当时国民革命军的主力部队。首任师长为王耀武。该师几乎参加了抗日战争中每一个阶段的每一场意义重大的战役：淞沪会战、南京保卫战、兰封会战、万家岭大捷、上高大捷、常德保卫战，以及对日寇的最后一战——湘西雪峰山会战。



入伍已经有段时间了，但他还是很习惯这种规矩森严的军营生活。每天除了操练还是操练，连吃饭、睡觉都要统一行动，一天中只有这晚饭后的一点儿时间才是属于自己的。军装穿在身上更是甭提有多别扭了，怎么都觉着不舒服，他真怀念在东北山林中的那身行头——太自在了！

如果说军营里有什么东西能让他心情愉快，那就属此刻在他手中的中正式步枪了。萧剑扬总不忘爹的话，“枪就是命！有枪才有命！”在东北义勇军那几年，他摸过“单打一”、“汉阳造”、张作霖的“十三年式”、小鬼子的“金钩”步枪……如今又整上了这“中正式”。

此刻躺在他手里的中正式步枪，三尺多长，枪型线条流畅。乌黑锃亮的枪管，显得镇定而冷峻。细腻光润的胡桃木枪身，摸上去手感舒适。

他觉得这枪是他最忠实的兄弟。在心底深处，他把它当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。

萧剑扬在慢慢地擦着步枪，晚霞给枪身抹上一层暗红的光辉，就像陈年未涸的血。这些年他见的血太多了，娘的血，姐的血，爹的血，还有那些弟兄们的血。他默默地擦着，擦着，直到枪身的颜色由暗红转成铁黑——暮色浓了。

他站起身，向营房走去。他看了看东北方的夜空，那是故乡的方向。

他并不知道，在那东方的夜空下，今夜将响起枪声。

二

萧剑扬和他的战友们正式得知“卢沟桥事变”的消息，是在十多天以后的一个早晨。

在此之前，军营中的气氛已经明显紧张起来：所有官兵一律取消休假；

● 中正式步枪——又称二四式步枪，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主力部队的制式步枪。该枪仿制自德国毛瑟1924式步枪，口径7.92毫米，枪全长1110毫米，枪全重4千克，初速810米/秒，表尺射程2000米。

该枪性能优良，操作简单，结实耐用，火力强大，其杀伤力超过三八式步枪。



在营中的弟兄除了团长的特批，一律不许外出；每天操练的内容中，针对实战的战术训练科目大幅度增加；实弹射击的次数也多起来了。

在这种情形下，士兵们的私下议论是免不了的。当初51师进驻陕南汉中，是为了对付朱毛红军。大半年前的“西安事变”时，51师由汉中出子午谷，兵临西安城西，大战一触即发。那阵子可真叫紧张啊。

后来事变和平解决，大家都松了口气。说心里话，谁想中国人总打中国人啊。

部队又退回汉中，在南郑、洋县、西乡一带整理、补充、训练。一段时间来，全军上下气氛比较轻松，没想到如今这弦又绷紧起来了，不少老兵开始嘀咕，莫非又要跟红军干上了？

当然，也有不少人猜想，是不是北边的日本人又找事了？

萧剑扬是少数几个不参与这种私下议论的人之一，只管埋头训练——他心里清楚自己为啥吃粮当兵。

操练科目中，最令他头疼的就是那没完没了的稍息、立正、正步走，还有站军姿。为啥头疼？一是他当年在东北密林中野惯了，二是他认为，打起仗来这些玩意儿屁用都没有。

所以他就想着法儿地偷懒。班长的眼光扫到他身上，他收腹挺胸腿杆直；只要班长的眼睛一转到别处去，他就松胯塌腰腿打弯——这样省力气。

对于战术动作训练，他倒是很感兴趣。高姿匍匐、低姿匍匐、利用地形地物、侧面接敌、匍匐和跃进相结合的冲击方式，这一切他掌握得都很快，而且动作完成得干净利索。

至于实弹射击，他觉得就是一种惬意的享受。打这种静止的靶子，对他而言实在是一件过于轻松的活计。

这天在靶场上，他像往常一样干脆地把五发子弹送出枪膛，正要随着班长的口令起身，没想到连长一路小跑地赶过来了：“萧剑扬，再打五发！”

他略微觉得有些诧异，但也没多想，便又往弹仓里压入五发子弹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用眼睛的余光一瞥，发现靶场边上站了一小堆人，看样子是一队卫兵围着几名当官儿的。

在射击之前，他习惯性地把手凑到嘴边，轻轻地冲右手食指吹了口气，然后把食指平静地搭在冰冷的扳机上。



这是他在多年狩猎生涯里养成的一个下意识动作。这个动作，让他在射击时感到自如而放松，手指也似乎更有灵气。

又是平静而轻松地打发走了五颗子弹，连长在一旁没挪窝：“再打五发！”

等这五发打完，站起身来，萧剑扬发现刚才在靶场边的那些人此刻来到了他的身边。

刚入伍的时候，有老兵跟萧剑扬讲过，在部队要“见红就立正”。这他倒是一直记着，但就是从来没碰到实践的机会。

而今天，他发现站在自己面前的这群人中，为首的长官胸前的符号赫然是一圈红边。在他的领子上，是两块发亮的金板，每块金板上，都有一颗三角形的小金星，在七月的阳光里一闪一闪。

三

是师长。

51师师长王耀武，这位黄埔三期出身的少将，此刻正认真地打量着眼前这名黑瘦黑瘦的二等兵。

从1926年1月到国民革命军第1师3团4连当少尉排长开始算起，整整11年了，王耀武手下带过的兵数以万计，这还是他头次见到一个新兵蛋子有这样出众的枪法。

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，王耀武对待低层官兵是相当平易的。还是在何应钦的第1军宪兵营1连当连长的时候，他就与普通士兵一锅里吃，一铺上睡，训练中严格但不粗暴，生活上对下属关心。这跟他早年的苦出身有关。

● “见红就立正”——当时国民革命军军服的左胸上都有一块胸章，官兵们把它称之为“符号”。

“符号”的内容包括军衔标志、姓名、部队番号、兵种、官衔、职务、佩用年度等等。

“符号”的大小一般是长9厘米、宽7厘米，周围有一圈宽约0.5厘米的边框。边框的颜色：将官红色、校官黄色、尉官蓝色、士兵白色。

当时的官兵经常在隔着很远的地方，就能凭“符号”边框的颜色来大致判断对方的衔级，以决定自己是否要先敬礼。

如果看到红色边框，那么对方肯定是将级军官。赶紧立正吧，伙计！



后来随着官衔越升越高，军务也越来越繁忙，但他还是坚持抽时间到连队上转转。

今天他又来到靶场巡视新兵的实弹射击，向带队的连长问了问情况。连长报告说，大多数的射击成绩都不太行，但有个年轻人的枪法相当棒。于是，王耀武的注意力落到了这个不起眼的二等兵身上。

他发现这家伙的卧姿不是那么标准，据枪的动作也不太规范，瞄准的时候更是显得随随便便，但击发却又快又稳。别人刚只打了二发，他五发就都已经放出去了。再看看报靶员的旗语：5个10环！

王耀武冲连长努努嘴：“去，让他再打两次。”连长一溜烟地跑了过去。

又是10发打完了，还是那样轻快、自如。再瞅瞅报靶员那边：1组49环，1组50环！

王耀武决定跟这小子聊聊。

他上下打量一下这名二等兵——大约十八九岁的年纪，中等个头，身板儿消瘦但却结实。黑瘦黑瘦的面庞上，皮肤粗糙，双颊微微泛红，一副在山野里久经风雪的气色。一双不大的眼睛，总是习惯性地微微眯着。但从眼缝中现出的两道目光，却透着一股干练与机敏。

“好小子，多大了？”

“报告师长！十九。”

“以前摸过枪？”

“小时候打过猎，长大了跟爹打过鬼子。”

“哦？东北过来的？”

“是！”

“祖上是……”王耀武知道东北很多人是以前从内地“闯关东”去的。

“山东莱芜。”

王耀武感到一丝亲切，他是山东泰安人，莱芜离泰安不过几十里地。也算是老乡啊。

他仔细看了看二等兵胸前的符号。

“萧、剑、扬，好！像个军人的名号。你爹妈给起得不赖！”

“报告师长！俺以前叫萧建阳，建立的建，阳光的阳。入伍的时候俺自己

把名字改过来了。”

“呵呵，有意思。你还识字？”

“在屯子里念过几年书。”

这时候报靶员把刚才萧剑扬打过的靶子扛了过来。王耀武瞅了一眼，禁不住点了点头：靶上的弹着点就像一朵轻开的梅花。

“是块儿好材料！传我命令：二等兵萧剑扬从即日起晋升为上等兵。另外赏五块大洋。”

王耀武又看了看身边的卫队长：

“把他调到你那儿去，给我好好地带，回头做我的贴身警卫。”

他转身刚要离去，没想到这位刚提升的上等兵开腔了。

“报告师长！俺吃粮当兵就是为了打回老家！打鬼子就要往前去，待在后面当卫兵……没劲儿！”

“嗨！”王耀武转回头，笑了。

“有种！那就还是在连里干吧。”

他走上前，抓起萧剑扬的手，使劲地握了握。那只年轻的手显得沉稳而富有弹性。

“打鬼子？这下有的你打了！”

四

真的要打了。

汽笛一声长鸣，军列缓缓驶出宝鸡车站，向东而去。站台上大钟的指针指向10：20。

这是1937年8月21日的夜晚。

摇晃的焖罐子车厢里一片沉默，士兵们疲倦地坐在昏暗中。整日的急行军把大伙儿累得够戗。

8月20日，51师接到了国民政府军委会的急令。全军立即开拔，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宝鸡，然后全体上火车。

● 作为一名神枪手，不但要讲究准头，而且要讲究弹着点的分布。一般而言，弹着点的分布越密集越好。如果能像一朵梅花，那说明该射手的射击技术相当出色。



由于保守军事行动机密的原因，连队的士兵们并不清楚自己将奔赴哪条战线。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，他们知道这回自己的敌手该是谁。

萧剑扬身子斜倚在车厢壁上，望着挂在车厢中央的一盏马灯出神。他真希望这列车一直朝东北方向开去，他真想明天就能打回那片浸透了鲜血的黑土地。

萧剑扬的祖辈，早年由山东去“闯关东”，最后在吉林的濛江一带落下脚来。那里是长白山的西麓，松花江的上游，山高林密，物产丰富。老萧家世代以打猎、采药为生，传下了一副好眼力和一手好枪法。

他爹萧子林，更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好猎手。他打飞龙专打头，打紫貂则是“对眼穿”。

当时的东北，把枪使得好的人称作“某炮”，比如“张炮”、“王炮”。而濛江当地人则把萧子林尊称为“萧头炮”。后来这个称呼叫得久了，“萧子林”这个本名倒不太提起了。

由于不堪官府、大户的压榨，在民国十七年的一个秋夜，萧子林带着一帮子弟兄攻破了双山屯大户张进仁的院子。带着夺来的五条“汉阳造”、三条“辽十三年式”，他率众进长白山起了绺子，报号“枪林山”。

一次在打家劫舍的途中，萧子林结识了落魄的镖师常义昆。常义昆是陕西汉中人，在西安的一家老字号镖局挣饭吃。不久前他保着一票镖走关东，没想到失了手。他无颜再回陕西，便流落在关外。

萧子林见他为人正直，讲义气，又见多识广，便邀他当了自己队伍的“反妥先生”（相当于参谋长）。

萧子林的队伍不扰民，专砸“响窑”，因此深得百姓的拥戴，四乡里来投

● 濛江——今日吉林省靖宇县，位于吉林省东南部、白山市北部、长白山西麓、松花江上游。当地群山连绵，林木茂密。1946年2月，为纪念在此牺牲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，濛江县易名为靖宇县。

● 飞龙——东北的一种珍禽，上国宴的。很好吃，但很不好打，打头就更难了。但打头就可以不伤到它身上的肉，这样猎获的飞龙更美味，价值更高。

● “对眼穿”——紫貂毛皮珍贵，好猎手会尽量让子弹从紫貂的一个眼睛射进，从另一个眼睛穿出，这样一来，得到的貂皮上就不会留下枪眼。

● 绺子、胡子——旧时东北地区对于土匪、绿林好汉的称呼。

● 响窑——指有钱人家的庄院，一般有武装家丁护院。



奔的人不少。几年下来，这“枪林山”成了长白山两麓叫得响的一股络子。

萧剑扬的母亲是个善良、本分的女人，她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打小就是个胡子。萧子林也不希望女人、孩子跟自己进山，过爬冰卧雪的日子。两口子一商量，决定由当妈的带着萧剑扬和他的姐姐，隐姓埋名落户到百里外的榆树屯。

在这里，萧剑扬读了一段时间的私塾，能识文断字了。

隔一段时间，萧子林会带着自己的护兵悄悄来榆树屯看望母子三人。这时，他从一个胡子头儿又回复到了猎人的本来面目，开开心心地带着儿子进老林里打猎。

“9.18”之后，有个叫田康南的人找到了萧子林。此人的真实身份是日本关东军少佐，真名叫花田康男，是个中国通，专门负责说降吉林地区的胡子，好让他们为日本占领当局效命。

听完花田康男的一番说辞，萧子林想了想，然后说：“行啊，跟日本人走，倒是条不错的道儿。可俺这队伍太操蛋了，要衣没衣，要枪没枪。这要让日本人瞅见了，还不得把俺这张脸丢尽了？”

花田康男大喜，连声道：“这好办！这好办！”

半个月后，花田康男再次登门，随身带来了一批军衣、30支“三八大盖”、5箱子弹、200枚91式手榴弹，还有一挺歪把子。

萧子林瞅瞅他带来的那些东西，点点头，随后一挥手，他的两名护兵一下扑上来，把来客绑了个结实。

花田康男这才明白，自己着了“萧头炮”的道。

在把这日本人押出去之前，萧子林只说了一句话：
“没错，老子是胡子，可老子是中国的胡子！”

五

车厢里人影晃动起来——是连长来巡查了。

萧剑扬赶紧垂下眼帘，装睡。等连长走了过去，他又悄悄睁开了眼睛。



思绪随着车厢不停地摇晃，继续蔓延开去。

萧子林的“枪林山”发展到了300多人枪。成了当地日军讨伐队的心腹之患。

由于仇家张进仁的告密，萧剑扬以及母亲、姐姐所居住的榆树屯被日本人包围了。

鬼子来的那一晚，萧剑扬跟邻居家的猎手歪脖老赵进山打孢子，没在屯子里。

日本人把屯子里的男女老少从各家的屋内赶出来，逼着大伙儿交出萧子林的老婆孩子。可是，没一个人搭腔。

鬼子兵用刺刀押着全屯的人，往屯子外面的松花江边走。萧剑扬他娘瞧着架势不对，便小声告诉萧剑扬他姐，让她找机会逃。

他姐个子小，瞅个冷子，从日本人队形的缝隙中往外蹿。

可是她没跑出几步，在地上滑了一跤。一名日本军官撵上来，手里的东洋刀划了一条弧线。刀刃从他姐的左肩锁骨劈入，从她的右侧腰部劈出。小姑娘柔嫩的身子被劈成两半，摔在黑黢黢的泥土中。

日本人把乡亲们撵到松花江边，架起机枪扫射。密集的机枪射击声，被江风吹送到很远。

天明之后，萧剑扬跟着歪脖老赵回到屯子里。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傻了眼——整个屯子的房屋都给日本人放火烧了。他俩儿悄悄摸到松花江边，江边黑压压地躺着乡亲们的尸体——整整一个屯子，两百多口子，除了他俩儿之外，都躺在被鲜血浸透的江滩上。

萧剑扬他娘的尸首也倒在人堆里，身上除了密密的弹孔，还有刺刀的刀口——鬼子机枪扫射之后，为了不留任何活口，又用刺刀挨个捅了一遍。

歪脖老赵带着萧剑扬离开榆树屯，去山里找他爹。从此，萧剑扬跟随父亲开始了抗日义勇军的生涯。这年，他刚满十五岁。

在义勇军的队伍里，萧剑扬练出了一手好枪法，也养成了散漫不羁的性格。

两年后的一个秋夜，他跟着爹的队伍杀进了龙泉镇。已经当了维持会会



长的仇人张进仁，倒在了他手中小马枪的枪口下。

过了不久，一名个子高高的汉子前来“闯山门”，要求拜见萧子林。此人名叫杨靖宇，他是来劝说萧子林率队伍加入由共产党领导的南满抗日游击队的。

萧子林佩服杨靖宇的勇气和人品，也赞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。然而，他那桀骜不驯的脾气以及喜欢独来独往的性格，使得他不愿意接受别人的领导和指挥。他婉言拒绝了杨靖宇的劝说。

第二天送杨靖宇下山的时候，萧子林赠给杨靖宇两把崭新的德国造驳壳枪，并表示，尽管是单干，自己也会抗战到底，决不投降。

日本讨伐队加强了对萧子林的围剿。由于不愿意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协同作战，萧子林所率队伍的处境越来越艰险。

1936年冬，“枪林山”的人马被日军以优势兵力包围在三道崴子一带。萧子林受了重伤。他把儿子萧剑扬托付给和自己拜了把子的常义昆，命令他们突围出去。

他自己战死在密林中。

常义昆带着萧剑扬，在东北一带无法落脚，便辗转流落进关内。他决定带萧剑扬回自己的老家。到了汉中之后，常义昆染病而亡。萧剑扬一个人流落街头。

这时，驻扎在汉中一带的第51师正在招兵。为了找口饭吃，也为了能拿上枪再去打鬼子报仇，萧剑扬便入伍当了兵。

军列车厢突然剧烈地晃动了一下，打断了萧剑扬的追忆。他蜷起身子，把帽檐拉低。睡意如长白山的林雾一般升腾而起，无声无息地笼罩了他的全身。

六

经过三昼夜的奔驰，51师的军列终于抵达了目的地。

士兵们跳下车来，迅速地在站台上列队集合。几个小时前列车经过苏州，停留了两个小时。设在当地的军需补给站给全师上下换发了新装备。此刻抬